

在汉代美学视域下看田 的作品《俑》

杨梦璇

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 硕士研究生学院

[摘要]蕴藏着原始活力的浪漫幻想作为楚汉艺术的灵魂,其灵魂附着在具体的形象、图景和意境上,表现为力量、速度和运动,构成了汉代艺术其古拙与气势的基本美学风貌。田湑受汉代舞俑形象的启发,对其产生了艺术创作的想法,并对“俑”有着执念与追求。每每看到不同的小陶俑,她都觉得这些陶俑是“活”的,要“动”了,这就是她创作“俑”的冲动,她希望让历史书中的它们“活”起来。本文将结合作品《俑》对中国舞蹈美学的基本范畴中的“形、神”和“技、法”进行阐释。

[关键词]汉代艺术; 气势; 古拙; 田湑; 《俑》; 形、神; 技、法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09.1948

受诗人屈原的影响,汉代艺术充满了浪漫激情,保留了远古传统的南方神话——巫术的文化体系。在汉代艺术和人们观念中所固有的,恰恰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与传说,这几乎成为了不可缺少的主题或题材。从西汉到东汉,经历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的严重变革,先秦理性精神逐渐侵入到文艺领域和人们的观念中。从而,这里仍是混杂而丰富的浪漫世界^[1]。

气势与古拙作为汉代美学的基本风貌,其表现在力量、速度和运动中。长袖善舞的陶俑、龙飞凤舞的壁画、弯弓射鸟的画像砖,这里没有细节,没有装饰,没有个性表达。这里有的都是高度夸张的形态动作,是异常简单的整体形象。用粗线条与轮廓概括整体图像,这正是汉代艺术的生命所在。舞俑作为汉代许许多多静止形态之一,其特点在于,即使在静态里,也仍然使然能感受到其运动和速度,使得编导田湑认为舞俑它天生就是“活”的。

中国舞蹈的美学范畴派派生于中国美学范畴,但又有着舞蹈自身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形、神;气、韵;象、意;情、境;技、法等。本文将在汉代美学视域下依据田湑的作品《俑》对中国舞蹈美学范畴中的“形、神”、“技、法”进行阐释。

田湑作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艺术理论专业的博士,北京舞蹈学院副教授,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访问学者。师从孙颖先生。2017年她的作品《俑》入选“培青计划”(青年舞蹈人才培养计划)。舞作《俑》是青年学者田湑在2016年在美国访学期间为文化交流所创作的作品;“俑”作为古代一种陪葬的冥器,是古代社会人殉的替代品。“舞俑”是“俑”的一部分,它模拟的是现实生活中的歌舞伎人。由于汉代的经济、文化、思想及审美观念与各时期不同,其乐舞也各具特色,用于模拟现实生活中舞蹈伎人和舞蹈活动的舞俑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气势与古拙作为汉代美学的基本风貌,对舞俑的形态及其他艺术均有着很大的影响。田湑对“俑”有着执念与追求,当她去到每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寻找当地的博物馆,每当看到不同的小陶俑,她都觉得这些陶俑是“活”的,要“动”了,这就是她创作“俑”的冲动,她希望让历史书中的它们“活”起来。或许是受到孙颖先生的影响,最初孙颖先生在编创《踏歌》、《铜雀伎》时就是基于上百张汉画像中的舞姿形态,因为历史参照物可以给予人直观的形象。《俑》的身体本身也是是有历史依据的,尤其是在造型上都是有出处的,有一模一样的形态,这个形态是汉代或是先秦春秋的舞姿图像,大部分是陶俑,乐舞俑,也有铜鼓铜壶盖上的舞姿,也有的是汉画像里的,可谓是有据可依。

在舞作《俑》中,编导从历史语境中提取了典型的身体形态特征,借鉴了汉代舞蹈形象中的“俗乐舞”形象进行编创。汉代作为我国古代舞蹈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主要表现在舞蹈艺术的兴盛以及舞蹈技术的提高。在厚葬之风盛行的背景下,全国各地出土了大量造型迥异、多姿多态的汉代舞俑。在汉代,形式多样技艺高超的长袖舞俑所占比例较大。从现已出

土的汉代舞俑来看,长袖舞俑可分为两种。首先是技艺超高且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盘鼓舞》。《盘鼓舞》是一种踏在盘和鼓上表演的舞蹈,迈开双腿,身体前倾,或欲踏盘或正踏盘,舞者均着长袖舞衣,不仅联想到舞者在盘鼓上高低腾挪,又广舒舞袖的高难度舞姿。其次是独舞中的长袖舞俑,此类舞俑一般身材高大,体形修长,或垂袖或甩袖,线条十分流畅。

“形、神”作为中国舞蹈美学范畴中的一对主要范畴,在汉代舞蹈艺术中也有所呈现。“形”是舞蹈的外部动态形象,如动作、姿态、力量、动律、造型以及所有可直观的外在形态。“形”作为可视可感的物质运动,是舞蹈生成的第一步,无“形”则无舞。“神”相对于“形”是精神层面的范畴,是舞蹈的感染力所在。舞蹈要表达、要言情,就必然受“神”的管辖,否则就会成为一种缺乏精神导向的盲目的肢体运动。在作品中,陶俑的形态似乎以动态的方式复活过来,其中袖舞是令身体动态形象得到强化的重要符号。编导考虑到,就是在这个作品里,尝试袖子所有的可能性。比如踩袖和绕袖,所有采用的袖技大约有5种:第一段的抓袖、第二段长袖、破段踩袖、绕袖、第三段片袖,主要是根据作品的节奏感变化来选择袖技。

在《俑》中,“形”最为典型的是拧腰腆胯、左折右倾、前俯后仰,折腰翘袖等姿态。

a“拧腰腆胯”给人以“三道弯”的视觉形象,又指“S”形的舞蹈形态,它属于“线”的审美形态,来源于中国古人的抽象审美意识。“线”的审美意识在楚舞中得到充分体现。楚舞的形态风格实际上就是长袖细腰的舞蹈形态,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三道弯”的舞蹈形态在长久以来符合人们的审美观念,不仅把女性独特的美展现的淋漓尽致,而且在视觉上更有延伸感,更能体现舞者修长的舞姿。

b“左倾右折”是在三道弯的基础上发展来的,其技艺更高超。左倾右折又可称为“翘袖折腰”,此形象在汉代文物中普遍流行。如戚夫人“翘袖折腰之舞”的舞姿形象,这类舞蹈均有深深的折腰动作,充分展示了腰功技巧的高超。另一种则是以长巾或长袖为道具的舞蹈,这类舞蹈多以奋力甩袖或舞中的形象出现,动作大气古朴。

在《俑》的第一段,可以看到一组双手在地面的动作。编导之前学了几年的梨园戏和傀儡戏,是南戏的一支,对其中提线木偶的形象和动作方式很感兴趣,很多东西只是那一点点在动,比如头,然后身体其他部分是不动的。所以在双手划动在方块的一个边长的那里,很多时候是手或者头,或者头、手的平行线的点点地蠕动,但其他部分不动。这段的意义也在于找到一个陶俑稍后进入到方块——她自身表演区域的那个合理性。编导将“屈曲”作为主要形态,不乏“游动”的有“气”字充斥周身的形态。“屈曲”一定是中国历史感的形态,中国美学上不讲究直线,它是弯曲的。弯曲的线条,是一个眼球最能容忍的曲度,任何其他线条都无法代替它的线性美感和舒适感。而中国历史上的形态上的曲,又不是印度的曲,或者其他民族国家拥有的曲,那个特定的形态就是“中国的”“历史的”“汉代的”“我们的”。

“形”作为舞蹈动作，对于舞台意象的创造只占三分，无形者即神，舞蹈如果达到形神合一那将十全十美。“神”是虚灵的。“神”的虚灵性在傅毅的《舞赋》中描述的十分形象。舞蹈之“神”是舞蹈之“魂”的重要内涵，“魂”即“灵魂”。在舞蹈美学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即“灵魂”“形”“神”三者在舞蹈中是怎样的关系？舞蹈以人体为物质基础，以动作为语言，这正是舞蹈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根本特征。舞蹈离不开“人”，人作为舞蹈的物质本体和精神本体。其自身的形与神就是舞蹈的形与神，故舞蹈的“灵魂”就在人自身。

“技、法”也是中国舞蹈美学的一对范畴。“技”与“法”相互对应而存在，没有无“法”之技，也没有无“技”之法。二者是一对无法分割的范畴。“技”是具体的呈现，包括所有舞种的风格掌握、能力体现、技巧运用、人物塑造及编舞等。“法”则为舞蹈中的规律、法则。例如欲左先右、欲开先合，逢冲必靠等。

编导在《俑》的风格掌握上准确的把握了汉唐的风格，在“袖”的使用上达到了“袖出轻盈柔美”。握袖、踩袖、绕袖、翘袖等动作，塑造了舞蹈的基本形态且丰富了舞姿的多变元素。袖是身体呼吸的一种延伸，融入在动态中，舞蹈整体动作就起到了抑扬兼用，缓急相容的作用，使舞蹈给人一种轻疾如飞、柔美舒畅的感觉。在人物塑造上，将一个个舞俑变得活

灵活现起来，仿佛博物馆里陈列的一个个姿态万千的舞俑，这离不开编导在技法上的巧妙运用。有一点非常独特的地方在于空间的构成。编导执着于把舞者固定在这个方块的四个点上，让舞者自己与这个方块产生对话和互动。每个舞者都有4个点，8个灯块就有32个点，32个点同样可以产生调度。32个点同样有不同的斜线、横线、三角，在这个上面去有空间调度。不同于传统舞蹈空间设计执着于调度的对称、优雅、流畅等审美定势，《俑》在群舞调度设计上近乎苛刻地节约着空间的使用，每一位舞者在进出定点光时刻的动作微小而精准，灯光线条切割出清晰层次分明的空间质感，不断重复的主题动作令观众不得不动调思考审视舞台上发生的一切。

在汉代的历史语境下，艺术充满着力量和浪漫色彩，但它又不同于后世文人浪漫艺术的“写意”，而是气势与古拙的结合。编导田湑依托于汉代美学风貌，以及自身对“舞俑”的执念与追求，编创出如此成功的舞作，不仅让观众看到“活”起来的舞俑，同时也是将民族文化进行传承，让汉代的舞俑成为“历时的”“现代的”更是“经典的”“我们的”。

参考文献：

- [1] 李泽厚. 美的历程[M]. 文物出版社, 1981. 69-84.
- [2] 田湑. 中国古典舞的审美构形：“重建”与“复现”[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17: 32-39.

(上接第3385页)

成为必然，在实际展开此项工作的时候，需要相关图书馆管理人员精准地找到信息技术应用角度以及应用方式，从而更好地促进图书馆管理工作的开展。当前来看，计算机技术在图书馆资料管理中的应用催生了资源勘探技术，一般情况下，资源勘探与计算信息技术有直接关系，其主要是通过统计以及在线分析处理的方式来实现情报检索、专家系统调度等等，这也使得资源勘探效果得到了有效保证。当前来看，资源勘探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图书馆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并且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发挥出了理想效果，可以有效满足当前图书馆资源管理工作开展的实际需求。随着当前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资源勘探技术的水平也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在社会公立图书馆还是在高校图书馆中的应用都可以实现对管理模式的有效创新，使得图书馆内部的分类、统计以及预测等工作的开展更为顺利。图书馆方面在应用资源勘探技术展开资料管理工作的时候，要注意通过对流通数据、馆藏资源进行有效管理以及统计的方式来掌握大数据系统背后的信息资源，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实现对数据的高效利用，这些信息不仅可以对图书馆各项管理工作的开展奠定坚实基础，同时还可以实现对教育教学以及学科设置的有效优化。在今后图书馆数字化管理模式建设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为读者提供更高品质的阅读服务，明确读者当前的阅读需求，从而使图书馆方面的特色可以得到有效突显。

(二) 在图书馆资源管理中实现自动化应用

在高校图书馆的资源管理工作中，图书馆需要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来构建用于资源管理的数据库系统，以便于将各类文献资料录入到数据库中，从而提高文献资料的录入效率，使读者在获取文献资料时更加便捷。在计算机数据库中，具有图书检索功能，并可对图书馆中的信息资料进行自动化存储，通过计算机技术来进行图书馆的资源管理，能够使图书馆在文献、资料及图书的管理工作中实现现代化发展，进而有效弥补以往人工管理方法中存在的不足。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图书馆的资源管理之中，以此推动图书馆的现代化发展，使其形成自动化管理模式，并由此实现对图书馆中资料数据的快速检索。此外，在文献编辑方面也

能实现自动化，从而使计算机技术在高校图书馆中的应用范围得以进一步扩大，使图书馆的信息管理效率得到有效提高。

结束语：

综上所述，信息技术的到来对我国社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在我国图书馆发展中，管理员有必要将管理工作与信息技术进行有效结合，有效提升管理效率，提高资料统计工作效率，降低员工工作强度，将资料信息化、网络化，使图书馆与现代科技进行有效接轨。为更好进行提升图书馆发展速度，有关工作者需要提升自身对信息技术的运用能力，激发员工工作动力，进而进一步完善图书馆资料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 [1] 乔建涛. 计算机网络技术在图书馆管理中的应用研究[J]. 数码世界, 2019(12): 271.
- [2] 张晓明. 计算机网络技术在图书馆图书管理中的应用[J]. 教育现代化, 2019, 6(43): 212-213.
- [3] 曾照香, 王一诺. 计算机网络技术在图书馆图书管理中的应用[J]. 信息记录材料, 2019, 20(05): 107-108.
- [4] 高鹏. 计算机信息技术在现代高校图书馆档案管理中的应用[J]. 中国新通信, 2019, 21(03): 81.
- [5] 赵明海. 谈计算机技术在高校图书馆管理中的应用[J]. 才智, 2018(33): 132-133.
- [6] 黄世芳. 浅谈计算机技术在图书馆管理中的有效应用[J]. 计算机产品与流通, 2018(01): 14.
- [7] 张转. 计算机信息技术在图书馆管理中的应用探讨[J]. 通讯世界, 2018(09): 249-250.
- [8] 孙浩. 分析计算机技术在图书馆资料管理中的应用[J]. 科学中国人, 2018(12): 97.
- [9] 吕诺. 图书馆资料管理中计算机技术的应用[J]. 智富时代, 2018(04): 209+211.
- [10] 侯永青. 计算机技术在图书馆管理中的应用与发展[J]. 青海教育, 2018(03): 53-54.